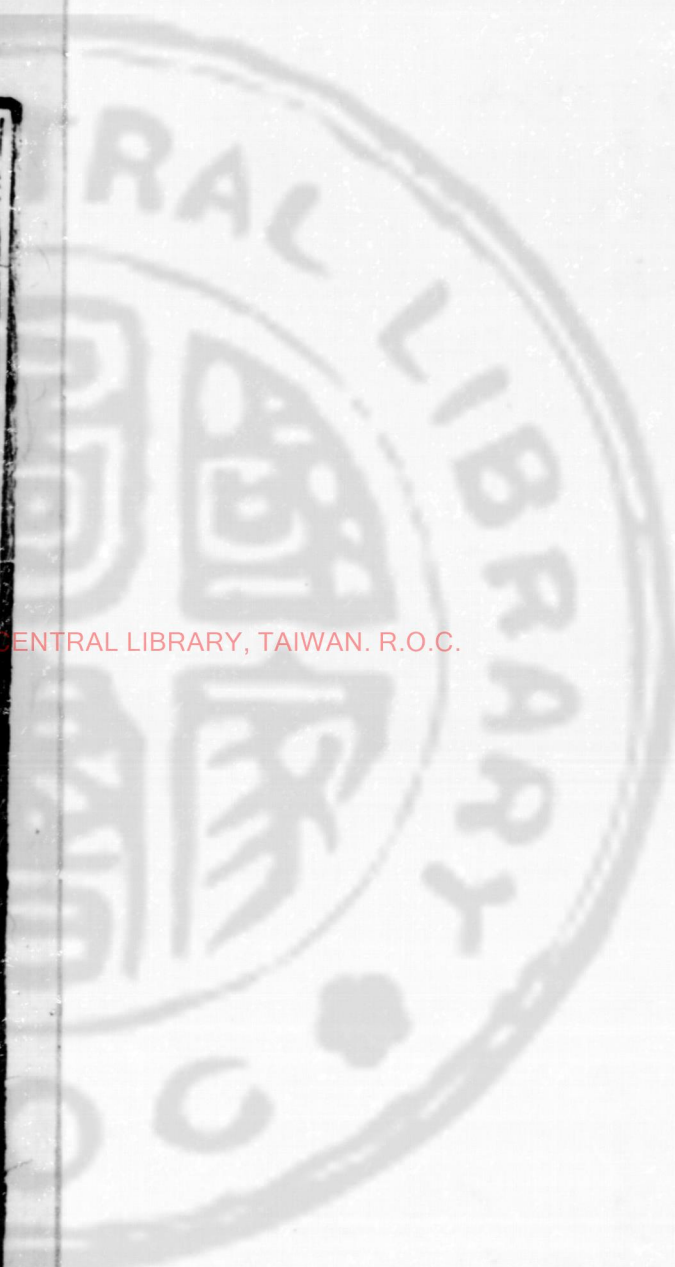


文中子中說序

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  
 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  
 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  
 此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  
 多闕考社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  
 氏續經神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  
 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  
 具文經武略高踞千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陳  
 日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



半矣正觀二年去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  
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張  
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  
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  
時兄弟福時文中子傳授中說於仲父疑始為十  
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  
為中說之序杜正觀二年卒今世所傳又福時於仲  
父疑得關子明傳疑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  
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  
藏細音相帙相帙直質反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  
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

中序

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  
書而亡矣叔達依遷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  
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  
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殂音帝闕悠邈文中  
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  
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  
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  
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  
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  
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揚  
倛註釋倛其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

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爲之註解  
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  
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  
者也 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  
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應端而使文中  
之徒遇焉彼韓愈以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  
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  
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  
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  
而功在有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  
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

中序三

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  
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  
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  
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  
庶髮髯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  
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  
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  
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  
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  
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  
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

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聲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為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為十卷謹序

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文中子纂事

河汾肄子王壬

世系

按後漢書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奔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籍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侯霸遜立于兩朝陽間豈之遂止以病歸連徵不至以壽終

霸漢世君

殷

十八代祖也為雲中大守家子初而以香飲周禮訓

述

十四代祖也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施

寓

九代祖也曾獲魯東遷

仕慕

容氏

爲工

谷大

空

守見

玄謨

傳

與空

皆以

秀

文學

顯

玄謨

玄象

玄載

玄範

皆從

弟見

南史

玄則

字晉德未武帝時爲從事

元嘉中補參軍領汝陰太守

後終光祿大夫開府儀

問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

州刺史加都督庶幾謚莊公

煥

江州府君

字彥法以

儒術進仕

宋歷太僕

國子博士

江左號王

仲華

考易於族父仲華見出家

濟州

刺史

封安

傑

隆

博士待詔雲龍門出

爲昌樂令遷持氏銅

川遂不仕曰銅川府君

獻

珪

字叔仕太宗朝爲

諫議嘗從子求續

經子曰叔父通何德

以之哉見關即

始北

事魏

太和

中爲

蚪

刺史

家河

汾曰

晉陽

穆公

同

州

音

府

君

濟州

刺史

封安

傑

隆

博士待詔雲龍門出

爲昌樂令遷持氏銅

川遂不仕曰銅川府君

獻

珪

字叔仕太宗朝爲

諫議嘗從子求續

經子曰叔父通何德

以之哉見關即

○**城府君** 子之兄也為滿  
城令見天地篇

○**通**  
字仲淹 開皇四年  
年鍾川夫人經  
山梁履履巨石有  
娠而生詳見出  
家及司馬公補傳

○**疑**  
字叔括 正觀初  
嘗為御史  
出為胡蘇令 號  
大原府君

○**績**  
字無功 大業中  
嘗為御史  
合丞武心初持  
詔門下省求為  
大樂承一

○**靜**  
字弟也 詳收字之  
曰保名見孔樂篇

○**福郊**

○**福時**

○**勳** 涇州刺史

○**勳** 第進士 歷鳳閣舍人 僕  
文館學士 天官侍郎

○**勃** 字子安 中對策 高第 署  
沛王府修撰 後補虢州  
參軍 與勳皆有名

○**助** 字子功 第進士 餘  
監察御史 重名

○**勗** 與助皆以文顯

○**勸** 亦有文並見唐文

年表

甲辰	隋文帝開皇四年	甲辰	隋文帝開皇四年
乙巳	五年	乙巳	五年
丙午	六年	丙午	六年
丁未	七年	丁未	七年
戊申	八年	戊申	八年
己酉	九年	己酉	九年
庚戌	十年	庚戌	十年
辛亥	十一年	辛亥	十一年
壬子	十二年	壬子	十二年
癸丑	十三年	癸丑	十三年
甲寅	十四年	甲寅	十四年
乙卯	十五年	乙卯	十五年
丙辰	十六年	丙辰	十六年
丁巳	十七年	丁巳	十七年
戊午	十八年	戊午	十八年
己未	十九年	己未	十九年
庚申	二十年	庚申	二十年
辛酉	改元二年	辛酉	改元二年
壬戌	三年	壬戌	三年
癸亥	四年	癸亥	四年

生文年皇帝隋  
子中皇四文帝

子文年皇帝隋  
子中皇四文帝

元告府銅  
經以君川

仁壽

至長  
帝教  
十  
東  
用  
偏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餘人	益千	而自	門入	不	一	元	大	場	廟
士年	士年	士年	士年	士年	士年	士年	士年	士年	士年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以晉	以晉	以晉	以晉	以晉	以晉	以晉	以晉	以晉	以晉
即國	即國	即國	即國	即國	即國	即國	即國	即國	即國
子傳	子傳	子傳	子傳	子傳	子傳	子傳	子傳	子傳	子傳
士歲	士歲	士歲	士歲	士歲	士歲	士歲	士歲	士歲	士歲
就下	就下	就下	就下	就下	就下	就下	就下	就下	就下
終日而	終日而	終日而	終日而	終日而	終日而	終日而	終日而	終日而	終日而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始亭中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又越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正觀二十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授中

中說卷第一

阮逸註

文中子曰其矣王道難也吾家頃鋼川六世矣上黨有鋼是縣  
 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亦宜得宣其用時不進退而咸有  
 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述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  
 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  
 篇其言聖賢聖賢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  
 八篇其言帝王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  
 篇其言言之善盡矣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謹義九  
 篇其言言之善盡矣亦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  
 要論要論其言其言之善盡矣大明矣  
自先生至鋼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餘人								楚公尚書	十年
門人								召子	蜀郡
不遠								不仕	不就
一元									
大業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越十年	戊子	實唐太宗正			
士年	士年	士年	士年	觀二年	也御史大夫杜淹				
以普				始亭中說及文中子世家					
即國				又越二十有二年已酉實					
子傳				正觀二十三年也福時傳					
士歲				授中說於仲父凝					
並下									
就									

中說卷第一

阮逸註

文中子曰其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鋼川六世矣上黨有鋼是縣  
 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宜得宣其用時不進退而咸有  
 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述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  
 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  
 篇其言聖賢勸懲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  
 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  
 篇其言王霸之學盡矣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  
 篇其言其言其言之去矣亦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  
 要論大明矣自先生至鋼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



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業

九年自長安歸著服先人之義精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

王之道昭昭乎因禮考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

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彥長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

於記傳後於記傳後其負吾得皇極黨義焉夫就商中吾欲續詩考諸集

記不足徵也前取貝文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後吾欲續書

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董

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

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其述書也帝王之制

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則制其述詩也興衰

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其述春秋也邪正

之跡明故考焉而皆常中有記事指邪正此三者同出於

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職也職同文中

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

且亂紛多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夫大之意其否而不交

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子不

豫焉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洙然而興曰生

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

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曰道之不勝

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子而巳來董常曰夫子自秦

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

三才五常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

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嘉

建楚王乃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切皇之名無綱紀之實負焉於反漢之統天下也其

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興賦焉廢切更古衡切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見上子曰其以仲

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

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

告也告猶言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晉

惠帝永平元年至隋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薛收曰始於

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貴子曰昔者明王在

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

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惠薛收曰然則春秋

王道 一 二

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

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周之志

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

聖人斯在下矣聖人下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

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

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

茲乎前聖後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孟

曰太而化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文中子述元經皇

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王疑字叔恬子之弟

不干常性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

國立編譯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後魏德波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

子聞之曰疑爾知命哉子在長安

楊素蘇瓌李德林皆請見

楊益字處道 帝時為司徒專朝 政蘇瓌字伯尼善鍾律隋樂多從 同頗自負三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謁見

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下

政下從瓌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為聲德林與

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為文 知通為理門人曰然則何憂乎

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預朝政朝 各隨反今言政

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不知 知使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

下無樂也知和德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

知實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樂樂朋友 禮樂樂朋友門人退

子援琴鼓蕩之什蕩蕩無網 文章接于卷反門人皆露襟

王通二卷二

焉哀隋將亡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或利而行之賢人或

畏而行之中人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 中之德異

賈瓊門人習書至栢榮之命續書有栢榮之命 蔡榮曰洋洋

乎光明之業明帝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 東海土強

齊錄以告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 有北齊志師玄撮其要為錄子曰無苟作也

勿苟且表文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

用也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享其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 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委專政故因吞食經以戒之

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勸勤皆 勉也靖君亮問辱

門人未見子曰言不中不中節 不謹密行不謹去聲辱也言行榮辱 主也子曰

化至九變玉道其明乎

變變之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一十七年僅必世之仁矣故曰玉道明

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

樂仁之聲也裴晞曰何謂也晞子之

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

始終所可見也

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

故韶之成也虞氏

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

乎引占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

費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

秦漢之侈心乎

始皇東巡太山立石封同下禪梁甫以須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秦

徒以夸天下其

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家國自然易去聲樂音洽施去聲好去聲

國其刑必平

無幸免則不深犯多欲之國其財必削既富則子

子曰易樂者

王道一卷四一

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子曰杜如晦若逢

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

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

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

疑稱天子曰春生之夏長之

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

任不謂其猶天乎

用元跡物自此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幾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齎

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未遇太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

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子曰

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季離列於國風夷等也誰居乎居音

五舉成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子曰

記曰幽王之罪也幽王不愛以廢中后申侯弑之周遂微故始之以柔

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

禮矣治德皇極則五行各叙故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

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子曰遊孔子之朝漢已後郡國臣孔子

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弟夫

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其與太極合德神

道並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

也申子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貴言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

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

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

習切吾子洎彝倫乎擬人必於其倫孝逸再拜謝之終身

王道一三五

不敢藏否部部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

足韋鼎未見不言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

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

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

可使祐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祐督荊州祐設策吳人畏之降者欲

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梧調已子曰今公能為羊

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

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橫也衝直也子曰之家

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

正家以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

隋多無功食制比白漢之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

得鑿于安切

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田孝文  
董常死子突於寢門之外

不可觀猶子也哭寢則太親不可親猶朋  
拜而受弟知生者弟彼弟我失

其助故 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于可以理遣何如所字叔實善談玄理子曰寬矣量寬而已

仁乎寬以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

遠未嘗藏否人物何如藉字嗣宗口子曰慎矣慎言而已曰仁

乎慎以子曰不知也止慎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

之孤猶已也以已心為人之心曰恕孟子子曰子曰仁者吾不

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

義者斯可矣仁無為而理智達於未乱如不得見必也剛

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薛收問至德要

王道一〇六

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德成

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周禮曰氏易不云乎顯道

神德行行去聲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至哉易

也其知神之所為乎無非則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

者也和而有宜曰子登臺而之城漢書中即望龍門之關

龍門縣何中有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

曰守之以道險不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

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達以見劉孝標絕交論曰

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

人道發矣峻又有辨命論言官輅才高不遇乃謂弟子曰使

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晉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其來死  
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  
夏侯玄字太初善樂毅論言不校即罪乃言口又據若善發其蘊其志以天下為心非兼并亦因而已仁哉夫毅不為  
賦善其用也吾哉美太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初能發明毅之仁也  
你無鬼論謂可以擇迷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旨焉於朋友

終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註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圓動也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也

者心可見矣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我忘矧力物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利之故樂樂音路

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姚義傳未見清契而端莊靖也惠而斷李峴本名桑師其舅韓倫虎威也和

而博寶威字文子寶威字從收也曠而肅許收射曠瓊也明而

毅賈賈通明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弘禮隋隱太白山玄齡志

而密步喬字玄齡隋度兼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大雅深

而弘溫大雅字彥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若逢

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清身傳皆為僕射或為內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晉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其來死  
成治定必可功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  
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善樂毅論言不校即罪乃言口又據若  
初能發明毅之仁也賦善其用也吾哉美太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初能發明毅之仁也  
知聖人不語之旨焉於朋友你無鬼論謂可以擇迷明蓋不

終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註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也

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我忘矧力物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利之故樂樂音路

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姚義傳未見清黎而端莊靖也惠而斷李岫本名桑師其舅韓倫虎

而博寶威字文子寶威字文子收也曠而肅許收射曠瓊也明而

毅賈賈通明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弘禮隋隱太白山玄齡志

而密步喬字玄齡隋度兼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大雅深

而弘溫大雅字彥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若逢

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清身傳皆為僕射或為內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空微為大師大雅叔達皆為尚書是皆卿相也然  
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孔樂未備爾去聲 或曰董常何人

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才也其靜也至至極性也其顏氏之流乎秋

微者其庶幾乎靜之極者其履空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

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

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原為吏部曲盡十餘年天下稱為得士然使非使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乎

似忘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王襄將為公與揚方威謀亂

自謂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虛

兵家之術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材子不荅伯

藥退謂薛收曰吾一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

四聲八病四聲前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為剛白

則清質實則濁音若填篋填篋音上音剛而濁篋竹音柔而情周礼小師掌

天地已

地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

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旨也於是徵存

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

自告也徵存則知南風板屋則如秦俗鄭六卿錢韓宣子宣子曰吾以知卿志聖人采之以觀其

變詩官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如文辭是夫子之所痛

也不荅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

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義為道義內史薛公見子於

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

也薛道衡時為內史侍郎知文中子曰士有縻衣鮮食而樂

道者吾未之見也相然切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

直人也徵也遂凝也遂果行也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

遂行  
廷魏子謂李靖曰疑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

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皆仁為

賊盜亦有道音解君子任智而皆仁為亂功與害也薛收問仲長

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雅遊于河東人問者書也子曰大人

也收曰何謂大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

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反則人以道言之則天禮安則久久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

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

之心為心孝則知父之慈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悌則知兄之友推而

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王至悌近親朝推子曰君子之學

進於道濟天下小人之學進於利營楚難作使子學之不

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楊玄感襲封楚國公李勣陽天下

天地二卷二

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非惟天

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易為難

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伏誅子春

家雖孩孺必狎不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慢子曰我

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公也德合於天而心遠於性是謂知命孔

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子子曰不就

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四者惟義所惟有道者能之道

義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

且無人之職也舜在畝則思存天下亡職者罪無所逃天

地之間吾得逃乎不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

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  
明自節 禮不闕 薛方士問葬 方士 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  
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 形而葬類曰有棺元帥封域之制無賈也 古不封不樹孔子謂  
後代因有 不居良田 功 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 帝  
文天 之制 陵 淮漢文及唐曰太 宗 無珍室盜不發 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  
敬謂不敢无之 遠謂 去 去也 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  
不敢有之 焉有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 禮  
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曰享 具其名言神道 達茲三者之  
幽奧 禮宜分也分而接之則配天而天人統和 達茲三者之  
說則無不至矣 三才之奧 叔達悅其首 道故說首思 長  
也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  
下也温其臨事也斷 身 密矣兵至對而遠近恬然温矣先黜尸

天地一三五

素然後卒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  
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 蘇綽字子之 綽後周文帝  
等術 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 問牛弘子曰厚人也 牛弘字重  
宜勃 而口不能言 稱其質 厚故曰厚人 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  
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直而遂 淹曰  
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 誠而厲 常曰願聖人之  
道行於時 其動 常也無事於出處 好平 子曰大哉吾與  
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 仁壽四年 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  
無所取 焉 子 在絳州程元者因薛收而來 元門人 子與  
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

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書曰至用朝淫靡左道亦唯

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失實叔恬曰文中子之教

興其當隋之季世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

用敗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

蒼生為心乎特門人千數至鄉相者十文中子曰三帝三王

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

其以仁義公怨統天下乎帝若文帝感魏紫去肉刑義若武

不許晉陶恭節怨若章帝其役簡也其刑清也君子樂其道

帝赦楚王徙若景也小人懷其生也四百年間天下無

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禮

者王道淳厚則季漢漸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

正乎禮論樂論大義之無甚矣音無詩書可以不續乎

續詩續書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堯直讓

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道甚闊不可

格于後後若無聖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湯

伐桀簡也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其道亦曠不可制

于下下若有教臣則無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

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

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

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曾欲天

下之一乎周也大備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是謂後之為政有所持循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

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

以明周公也禮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則修而取中焉如字又去声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致用也如此則當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神神妙乃物其無有證之用不思而得坐忘是也董生雖不證理而未能无思故曰思則或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未至上折口之性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達者方未達者迷焉故必也無至乎待至彼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亦有隅也董常聞之方无隅而神无方聖人与神道並行无所至无不至董常聞之悦知道門人自至不達若房魏尚未至彼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

天地二已五

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與俱來去則忘之若俱去道之應物知是無方非至曠唯幾妙乎來無所從去無所視去來既通則何万物則女能通其去來哉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无所來去混然圓神若子大術之二不可得而見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道猶忘也道大而无所道德高而无所德是忘也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無志則无得是志矣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頻也子曰董常時有慮焉謂時音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子曰董常時有慮焉謂時音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董慮非特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特中謂時音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牧父道衡非幸見幾收遁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未忘或問王隱隱字處叔多知西都舊章撰晉書文辭混漫義不可解世不其傳子

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  
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謂才多而已若加之識則三長具可以知道矣子  
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承祚初王沈撰魏書韋耀續成之壽乃具吳蜀三國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  
變史稱志大抵簡略存其大義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范甯字武子為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公羊子曰  
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黃老之道壯好雅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  
辭是史筆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理穀  
之罪也聖經之本是古季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  
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春秋之失自歆  
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衆傳而不原子曰蓋九師興而  
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  
穀梁真

天也二邑六

左江明皆  
孔子門人  
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黑  
渝正色渝  
弋米反  
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相擾故齊韓毛鄭詩  
之未也左蒼所傳為齊詩韓頭文所傳為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二戴因曲臺語而於石下成孔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  
易之別類別得古詩失於齊魯齊魯固生治詩為博士齊人  
宋秦立古又尚書詩失於齊魯宗之魯中八公後初為儒李魯  
有齊魯詩  
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性神受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  
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已所傳有限所得无窮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  
萬世仲淹自得之出神契其道不尺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澤  
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吾之安則取諸左右逢  
其原然文字不可無師也  
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  
七代損益終慙然也七代計見上慙子謂續詩可以諷可

以達謂時攻可以蕩可以獨處獨處無邪出則悌入則孝

士四惡備矣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治之情樂文中子曰吾師

也詞達而已矣聖人不執繁文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

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亦太玄經及舍頃訓慕流跌精

如揚雄之字大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聖苦而奇夫足適子

曰過而不文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

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與

窮觀其所為為善則生可也四者可以知或問魏孝文子曰

可與異化後魏元氏各去姓郡洛陽修文物制度銅川夫人

好藥子之母子始述方伎術非事親丙城府君重陰陽子

天中二卷五

兄也為丙城令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曉見者或費日也

州縣名丙而後及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心始

仁善處俗謂能隨俗而處以丙城之子妻之妻七子曰內

難而能正其志引明夷彖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各

未詳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

中說卷第二



中說卷之三

事君篇

阮

逸

註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

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

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著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

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驕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龍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列國八

百餘年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亦累世之勢

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實故威於權臣之手吾宗

知其用也魏周漢之水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

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晉岑汾水之曲汾符分切有先人之弊





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音流彈琴著書

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正身之時和

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以拒之子曰古之為政

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為

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犯法謂矯求苟免子

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養己子曰其甚矣

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

遵彥者寔國掌命揚隋字遵彥文宣時為尚書視民如傷

奚為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亡實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

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謂文中子曰

今非其時故曰不敢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事君三已

何謂違違者无急擊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助其衰矣子

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房玄齡曰書云

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奉帝之爭

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

曰書有命遂矣其有成敗於其子白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

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君子游河間之渚隋河間郡連

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无名氏居音離心若醉六

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

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去之子子曰吾與彼不

相從矣矣吾五口道也吾道自仲尼与高齊至人相從乎至人

子曰否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子在河

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

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為故子見牧守

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

家有所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

焉龍爵通侯无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遽也無定主而責之以

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也未莫賀若

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主宴

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奇游也言孫承而下君弼不

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懷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弼字

事古三三三

射於請子觀中去子曰美哉乎藝也六藝云次古君子志

切恨也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

度重言美之也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付及下亡

風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

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為

傲可稱疾不朝此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沈約字休文

益務妍侈此治可見矣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狷狷古其

文急以怨昭字明遠為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而官不達故多

言急皆消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元景

均文之設也均字叔庠文辭古怪又疑是王筠字元禮為文好押

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策珪字德章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

肯伏淹皆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善詞賦

作設妃詩使堯門故事宋帝深御之融字元長歌詩傳于梁府常

文詞辨捷長於屬綴後坐罪誅此纖碎可見矣徐陵庾信古之

夸人也其文誕

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為之好裁緝新意

李時稱徐庾此誕可見矣

或問孝綽兄弟子白鄙人也其文淫

劉綽字孝

威孝似俱以才名顯其母王法均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

先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名美無阿類舅此鄙可見矣

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

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隋郡

王子降皆好文章有集傳此然志貪富貴繁可見矣

謝眺淺人也其文捷

眺字玄暉為

室詩詞敏捷此淺可見矣

江惣詭人也其文虛

惣字惣持與陳後主為長夜之故相和為詩不持政事此

詭淺可見矣

皆古之不利人也

或喪身

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

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詞簡約而理有法則君子用

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其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

室南齊時為尚書令好禮孝文詞風流自此謝安上宴命羣臣作

繁儉獨念封禪文坊字彥升梁時掌文誥累為太守兄顯遺與親

尚書召子仕

隋尚書者

子使姚義往辭

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

寧僻遠以蔽用署常如心切

或曰僻子曰吾

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之

嚴君平

子曰吾惡夫

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悖乎悖

者不妄散

佞惑王直家誘衆不若

子曰達人哉山濤也

而少怪

或曰王戎賢乎

戎字濬仲

子曰戎而賢天下無

不賢矣

戎典選未嘗進寒素近虛名天下目為高育之疾及政心

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

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為太子植不自彫飾飲酒晦

迹况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為嗣人不知子建讓兄耳

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親二表典矣

房玄齡問史子曰

古之史也辯道

明交

今之史也耀文

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不通理薛收問續詩

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續大一曰化維也天子所

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二曰政續國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臣

俗此占諸侯後三曰頌續周毅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有

四曰歎續變風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

或傷焉勉不得或惡焉不足傷或誠焉語他事使是謂五

志此日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

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中

雅子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

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變則讓其舊俗則

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俗亦深厚曰我君不卒求我也

其上下相安乎日者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

不敢怨薄謂不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

慕之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

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雖有善政未及行也

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

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聖君也諸侯亦猶

矣諸侯君吾得逃乎何敢怨可逃辟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

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吾將賊之又何傷賊害故曰三代之

未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牧守无子孫故

何則導之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

澤竭矣周先王之澤變化亦政作而帝制衰矣炭者帝之制子曰

言取而行違温彥博惡之彥博大雅弟正觀中為御史大夫有

而譽而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

愚之行歟觸情七性行去声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強仁非安行

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纓蓋其中賢也陳叔達為

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

後容其改過刑之未遲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隋季如周衰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導之以德

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刑在信薛收問恩不害

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六發肉

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以人惡無方而交爾殺之損之可也刑不監則損衣七緇傷

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義衣去声中焉可也不復下則中雖然以文景之

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害子曰

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社无

所不至所至皆佞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謂明列立理

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下論論法革而已不較下與易之極吾於詩書也下

而不敢議下治亂之事不敢義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

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美而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與不可察窺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論下以皆然曰

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不可乎天下之所存也我則

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也子問居儼然問音其

動也徐若有所慮貌其行也方知步若有所畏禮其接  
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敬愛子之  
服儉以摯無長物焉長刺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  
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絲名婦人則有青碧辨敬子宴賓无貳  
饌味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  
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真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  
索曰尔於我乎取无擾尔鄰里鄉黨為也周礼五家為鄰五人為里五州為鄉五  
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補匄反必後未忘  
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則應不唱始唱必有二端人言折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  
爭者化近易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  
與父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  
事君三已六

擇候所切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五非  
從太天也畚單器鍤秋也非大夫則從行畚布付反鍤楚合反銅川府君之喪喪父勺飲  
不入口者三日灼音營葬具曰必儉也五家有制焉棺  
槨無飾衣衾而卒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惟塗車芻  
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腐靈自古有之夫子謂腐靈者善謂通者不仁不始於用人乎既葬  
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  
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西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  
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有近稟萬春鄉社所居為社子  
必與執事翼如也翼如燕之舉芮城府君起家除服為御  
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直  
而無執直其則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外和至心

為之內直而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退而謂重常曰  
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皆將顛非子曰婚娶而論財  
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持德焉  
不以財為禮正引古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各納吉  
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為婦子曰  
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詎我則好詎焉不為諉  
衡音若愚似鄙今人以為為取我則不取也子曰古之仕  
也以行其道道行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已難矣乎難致  
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問禮  
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看秋有功賞品而已非古者士登仕  
服之以各器也秦政酷故用吏木而官不授德古者士登仕  
士謂峻造也吏執乎役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祿及勞者一  
事君三已從王命為仕

為天下設也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膺天下之謗而  
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膺不介意  
也曰者假周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  
公為言也相安而禍亂不作達道制禮作樂也公深乎深乎安家者所  
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無功作五斗先生傳  
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  
易以衰四者周公云也洛相宅義不無功作五斗先生傳  
王姓頌字无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  
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責其敗人

中說卷之三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註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

了浪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

以為聖也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潛寢省

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溫彥博問 溫彥博問 愁康阮籍何人也字叔

之載緒用則民不知夜山壽文字之自代東絕交其介句如此阮籍字嗣宗居

喪用琴酒且曰禮豈為我輩設其效曠如此子曰古

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失於介或失於放 曰何謂也子

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 曰敢問道器

子曰通變之謂道則變 執方之謂器則方 曰劉靈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說卷之三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註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

了浪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

以為聖也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潛寢省

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溫彥博問 溫彥博問 愁康阮籍何人也字叔

之載緒用則民不知夜山壽文字之自代東絕交其介句如此阮籍字嗣宗居

喪用琴酒且曰禮豈為我輩設其效曠如此尚矣 子曰古

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發名理不窮其變或 曰何謂也子

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 曰敢問道器

子曰通變之謂道則變 執方之謂器則方 曰劉靈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人也

劉靈字伯倫性澹默不交游以酒自樂常携壺使人荷鍾隨行曰死則埋矣

子曰古之閉

關人也

閉關俞樾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闕域

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

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兼忘

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

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

而爭者息何也

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講文中子

薛生曰此以言化行

去彼必心化

行直

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

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

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

田疇字子泰州被州用身使疇夫使于天子及廻疇

為公孫遂對所善正時天且豈而去獲相欲封疇疇二不受此節其人

子曰武德之舞

發謀動慮經天下乎

漢高祖觀奏武德舞狀下也

謂昭德

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

漢文帝朝奏招昭德狀修文物以昭德

也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

不知其變也

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

噫武德則功存焉

不如昭德之善也

功立一時而已德

曰武之未盡善又

矣其時乎其時乎

湯武革命一時之功周行典禮五世之道

子謂史談善述九

流

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曲墨家

知其

不可發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

逸謂九流

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无不容无不通也不廢則谷之有弊則辨之非真儒通

變不能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

何常之有執其方天

下無善教

偏執一隅

故曰存乎其人

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

圓无執張

安得皇極之主與

之共叙九疇哉

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緒疑八庶幾九五福皇極居九數

之中當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  
經崔浩字伯淵好皇曆及負君長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  
曰變風也幽風為別周始丹之地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  
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德流言之成王終  
疑則風遂變矣當儻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  
發乎情是至誠也止乎禮義是平正之也元曰幽居變風之未何也刪詩何以  
後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  
雅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周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  
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受而以幽歌幽曰周之  
本也七月陳王業后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  
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  
周公篇四三

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

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符秦舉大號而中

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符堅得天下二分之一故或曰符秦

逆東晉在而秦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乃符秦

何逆抗逆也義在下文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

命惠帝已後賈賂人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晉制至私之

命乃抗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

背人而事紂齊相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

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

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

業知素有益音倍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魏孝文治其

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又拋太原府君曰温子

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

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温子自字鶴亭掌魏國文翰性似許而

帝年号也時魏國子讀三祖上事謂魏曰勤哉而不補也

大乱切齒未詳見同州府君勤三事功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室中人

泰字子竟先人之國自公胤自朱奔魏遼東後子聞之曰禍自此

始矣傷帝大業八年征遼東一百万眾並九年天子不見伯

益讚禹之詞益讚禹十萬口推德勳天无遠弗公卿不用魏相

調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蘇武充國擊匈奴蘇武曰臣聞符天一王

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已曰利

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璠至孝

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璠曰樂閑居退靜子曰靜

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總子曰過而屢聞益矣

凌敬曰樂逢善人賈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

陶魏有館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頗用之器也徵宿子

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

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劉炫見子談六

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之與子較然好自

行于世音赫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異

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下天

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炷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

慮而一致此尼父之文章也難入尼父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

成其道難矣哉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之本子曰無邪

為問晉其季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禮樂之本

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

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秦不用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

特之典晉其季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陳深主感為故亡音如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聖人非不知太古之制音如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有制焉音如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曰聖人也音如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非中國禮義音如中國則泥音如軒車不可以適越音如

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音如軒車不可以適越音如

儉子曰君子儒也音如軒車不可以適越音如

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音如軒車不可以適越音如

之曲音如軒車不可以適越音如

也音如軒車不可以適越音如

捨道干祿義則未暇音如軒車不可以適越音如

或荀攸子曰比賢者也音如軒車不可以適越音如

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音如軒車不可以適越音如

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音如軒車不可以適越音如

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有軍師之知自又

死攸獨仕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

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

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人知

必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

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裝魏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

乎有深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

襜如衣下曰裳襜如劍珮鏘如帝劍示威垂珮皆所以

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躁无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

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令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

真猿於木也為禮使人天下庸得不馳聘而狂乎引之者

非其道也責素不以董常歌郟栢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

禮引人不遇小人

在則卒章云憂心悄悄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

暹于群小謂蒲妹反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

門篇也刺在不得志湯帝任群小邳公好古物蘇威到鍾鼎

仁人憂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邳公好古物蘇威到鍾鼎

什物珪璽錢具不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事

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

居乎子光注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適有所商

可不可也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適有所商

可不可也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適有所商

子謂姚義能交結或曰簡簡子曰所以為能也簡

或曰廣廣交也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廣交也

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鬼厝說文帝曰五口人不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天一掃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政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為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命也秦政命為制漢因之曰詔為詔漢因之曰志志謂帝王有心於治也秦政命為制漢因之曰詔為詔漢因之曰志志謂帝王有心於治也曰策策直言而求慮之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命曰訓訓師曰對對奏曰讚讚曰議議曰誡誡曰諫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唐分判者也其上湛然其下恬然皆恬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以天下同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當假帝制自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記比自同制矣文

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為孜孜為其畏天懼人思及時而動乎業又畏天孜孜門人易者天人以時而動也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難知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又勤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奉詩勉之使勤李易比載馳而云也言汝不思善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為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則可非得聘賢之實也歌于髦而遣之于髦衛詩美臣子多好善既而曰玉帛云乎哉果亦賢不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欲速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子謂姚義可與友父要不忘平賈瑒奇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貴父臨事貴斷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出處貴潔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

為也賈誼曰小智自好奇尚恠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之理使彼責我六經六經未見子不出門人惑

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子有內弟

之喪弟內表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子曰吾不忍也

賦載馳卒章而去鄰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无我有九百尔

鄭和未諸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又公何重焉越

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

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理遣子曰我未見勇

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矣焉得勇勇必義曰勇又於

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能知人自勝者雄自勝於人問

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

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子

曰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

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明

王出當自揚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不

求行之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揚素賢則

簡不義則亦身可立矣

中說卷第四



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

聖人沒身中劉炫曰執易之文而不

知易在身也劉炫皆反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

但談自謂子未答退謂問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此所謂易在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

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

謂董富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憂疑出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為憂者以天下之情為憂也

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

義終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一言乎前云有憂疑後云

子曰徵所問者迹也

而聖人應之曰迹吾星汝者心也

以

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

聖人沒身中劉炫曰執易之文而不

知易在身也劉炫皆反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

但談自謂子未答退謂問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此所謂易在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

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

謂董富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憂疑出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為憂者以天下之情為憂也

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而聖人應之曰迹吾星汝汝者心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性之本字乎天命曰心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  
則一也其所以辨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  
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周也而  
迹不雅乎夫下孟時賢可仲周孔居仲之明則舜禹也君  
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未得其時而存心迹聖矣哉吾獨  
得不言乎言周公仲尼於常曰心迹固殊乎為一子  
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汝觀則心迹固殊而適造者不知  
其殊也適造者謂我適至矣適與時而用各當當而已矣當謂  
所在不必挽乎心挽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當于宋友則夫一未違一也言則一  
也若先夫而夫弗違於夫而奉夫時先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  
也李播亦明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當存於天  
時故天下士民不齊也孟子初尹尹曰天下然文中子出外其  
之生民仲先知字見後知伊尹齊竟見後見程元問叔恬曰續  
書夏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帝帝子子曰志以成

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詔其見王者之志乎

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采一言而天下應一

令而不可易血入故曰自非仁智博達則天命命其孰能

詔天下乎言詔知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子曰其

言也曲其致也博博而不私闕世病不勞而不倦勞心問

聽其惟策乎若漢武帝子曰續書夏之有命遂矣天爵入

命也遂者言非止君命抑外天命之耳音濟其有君臣經畧當其地乎命其地

累其有成敗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

歸不待言而當之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如道道其天物不廢

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懸心於已故文中

子曰事者續書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

事由師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其身從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有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取類無不經乎經洋洋乎鬼董公孫之對對鬼董對董云二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董白春官秋官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正次王二次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為也史公孫弘對秉云發利除害重愛无私雨之口明是米亦可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二對洋洋然得工簡大綱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其負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有負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信既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有議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

之間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台宮物總章皆明堂具名也衢室當衢為室以縣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於民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患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續書切而不拍切全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勤恭委曲以禮戒之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有音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跌取泰於不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諫章亦可諫文中子曰言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不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

王倫所慕懷帝家壁  
於平陽為元勳所害  
拾二國將安取志乎  
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

有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  
而無創吾視相靈傷之漢祖

志果異我政權傾天下  
帝此入明續書有制也

子謂大和之政近雅矣  
太利後魏孝文帝年號也

一明中國之有法  
中國久无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浩明

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  
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

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  
程元曰三教何如

子曰政惡多門矣  
政多不一則曰廢之何如子曰非

所及也  
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遠能廢也

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  
瀾縱風止燎爾

子讀洪範讜義  
安康獻公慎皇

教於是乎可一矣  
洪非五皇係若義貴中道尔致中和天地位

則一矣  
雖三而人

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  
子曰使民不倦

賈瓊習書至到渾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  
民不

之別  
劉惔王莽時上書曰汝祿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又上天

子曰制命吾者其道焉志事吾者其節焉  
兼

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  
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

其節之謂乎  
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

猶志之有制乎  
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

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  
其得變化之

心乎心形於外則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  
得仁義之幾乎六彼於中則子曰處貧賤而不懼可以富貴  
矣无損委必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况交游稱  
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  
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賤賈夔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  
思亦已焉哉詩賦皆爾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子見纓絰而哭不  
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泣然曰先王之制不  
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  
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子曰莫  
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力子見耕者必勞  
之慰勞也見王人必悅之悅府後鄉里不騎馬雞初

鳴則嚙噉具服內則事父母銅川夫人有病之木交睫  
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權子曰史傳興而  
經道廢矣若史記先哲名記註興而史道認矣若史記松之  
是故惡矣是故也異端者反異之薛收曰何為命也  
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時  
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  
人者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  
盡性以至于命蓋事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震之答是時與之吉也  
非君子孰能知之哉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  
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包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賈  
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子曰天下其無主

而有臣乎

漢制以仁獨目尚能稟命尔

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

盡美於鄙人乎

漢仁士本以愛民而作制

志其慙德於備物乎漢未德不備尚

有志而已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

問漢制出三子曰不能

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

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始無帝而稱

是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人心則正

難辨之則則譎譎古尤反其乘秦之激桀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祭爾

因之不得已政則有簡董得舒曰秦為首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

懿乎二帝三王名實稱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臣民之術可備

薛攸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人能弘道為知

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子謂李靖

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

謂善常幾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庶幾乎聖道賈瓊問

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以小人辨明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

爭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朝其國為功雖近

子在蒲蒲古中都之也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謂薛收曰

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免爰之卒章王國詩

失信諸侯其月致卒章云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侯

姓與能子曰好動者多難場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廣文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

乎物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見乎變吉凶生

以濟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推幾成務存時效動易可知焉故夫

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江而動是其秩序薛生曰智

可獨行乎言卦為智則則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不能

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無用子曰元亨利正運行

不賈者智之功也元仁也身禮也利義也信也運之以智五帝成功子曰佞以承上

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使人殘人不可以義誘蓋常死子哭之

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

也蓋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則去矣之子歿吾亦將逝矣

斯文我必不火生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子

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論後

與存義矣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

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各由宿具生宿由各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

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賈瓊問太平可致

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頤早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

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他失也文中

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王國戰義禁民為非不獨任智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皇國戰無為神武而不殺安

有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知自與又焉

取帝各乎道不抗雖各存何取故帝制沒而各實散矣此言各口實散則元經必為行其

也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雖也保生者薛

方士未見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

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兼河子路終死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惡遇

邪當諫諍諫有五五皆其類或問韋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

諫有邪當諫諍諫有五五皆其類或問韋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



矣此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問楊愔愔字遵彥北齊文

及齊相歸順而崩此餘事而已問楊愔愔字遵彥北齊文

子曰輔矣情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小宇文化及問天

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子曰順陰陽仁義

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

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賈瓊為吏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

故守仁義以戒之爾賈瓊為吏以事楚公署吏未君命故

云事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

無傷介就而無諂世就其身沈乎利而諷之無關其捷

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

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則江南以為正解故曰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比日與兵中

獲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齊梁陳

之德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齊梁陳

五年也和元年朱晉穆王元勳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後

帝始改中元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或問志

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勗子言也下句

曰彼有以自守也而巳九聖人之道無以驕無所輕薛生曰

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登后

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絕可為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

氣以待也以待其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故假之以

歲時自始和綿綿至拓靈不復興栢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與

魏漢制乃絕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平吳獨一制天下太

魏漢制乃絕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平吳獨一制天下太

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君子曰帝制可作

矣而不克依太康二年劉毅此帝為故永熙之後君子息

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陽駿矯詔輔元經於

是不得已而作也上無工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文中子

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與

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

歌頌此員于王若魯季天子不採風古有采樂官不達雅

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嗚呼斯則久矣自仲

古為詩樂為詩可以詩存空文而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

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中說卷第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中說卷第一

禮樂篇

阮逸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公羊之文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

哲必也崇貴乎王道成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賈瓊薛

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

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子

謂任薛王劉劉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

也謹氏曰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上薛姓也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洛者既王

氏此二姓同譜薛姓帝聖姜嫄之後居居桂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昔古禮不遠氏也文中子曰

帝之不帝久矣百王稱帝者相公前代號也王孝逸曰敢問

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而正朔也秦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



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率後帝之各者實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為

帝實失而各存矣實道中名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

石為東晉相也富貴而獨退辭被拜堅問王導子曰敬矣王

而尤喜也終獲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導子曰敬矣字安

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每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太真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率後帝之各者實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為

帝實失而各存矣實道中名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

石為東晉相也富貴而獨退辭被拜堅問王導子曰敬矣王

而尤喜也終獲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導子曰敬矣字安

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每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太真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士道平王敦殺嶠之亂皆有功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無大憂焉

若昌邑王不廢東海王不廢

薛收曰讚其非古乎

續書

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

也

文益於貝于禹文臯

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

續書

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

公朝共議

文中子曰誠其至

矣乎

續書

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

孟

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盥也水者民也盥則水圓君者于民也于民則水方棟苟勇友

勒於几杖

云法危定

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

常念日新杖危之誠自无

過

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

續書

其志直其言危

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會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

子曰必也直而不迫

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

不迫若賈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為

未是也知命者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命也

彼乎逆上吾不與也

危也非忠順故

賈瓊曰危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

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

子言漢武大解生知不由人諫而理

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策取良權林大畧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諫乃湖之滑稽雖木聽亦能容之矣故賢

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

業

取貝人若仲舒申公枝舉用如嚴樂董是也此教子每大臣奉

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

可不謂有志之主乎

續書

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

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為篤固

士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

申之以禮樂可

以成人矣

既固至必能成之礼

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

人也

京房字君明晉火亦多之父子以直自用而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為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筭術彼影奮衛刀立曰

平誅三子並非正

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

下無家道矣上冠昏自九二十而冠三十喪禮廢天下遺其親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

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子雲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又曰祭心自其祖

嗚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傷時發此四禮越公問政子曰恭以

儉湯素嗇侈故規之邛公問政蘇威封邛國公為僕射子曰清以平威臣貴位老引其子變預朝政非清白公平也故亦規之

安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子曰無閭人以名德林文筆擅名殊多自負見毀于時故規之使无閭名子曰謂薛叔賈瓊曰春

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微曲中蓋權行取

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揚素問薛道衡薛

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業皆有經濟之

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

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齊父何嗣厲公又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九世

喜之焉公至仲尼凡二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為一世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

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

能叙彝倫矣六經續而彝倫故子出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關龍門關北歸晉關

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邀我生民也陸逢取員入隱於關吏子為之

宿翌日而行子知其取員意在生民故特為宿未忍去陸逢送子曰行矣江

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陸道大非鱣小所知張連友程元曰敢問

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易象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故家

道正而天下正治同者先齊家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曰仁曰義

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韓愈曰仁者義為定各道與德為虛

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

鄉明而節天下也喻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皇極義

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為禮樂也

故能辯上下定民志上不偏下下不借上或問君子子曰

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潔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

謂不器即此微章柔剛是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

暇及禮矣此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宇文文惠至宇文

公曰安康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

脩於家周東遷邦邦禮喪韓宣子適齊曰周禮在齊矣此諸侯條

脩於家大夫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禮論樂論蓋惟程元

問六經之致續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

晉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六代詩修元經以斷南北之

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晉者因以齊梁陳為正統後魏據中原

相稱而天下疑美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讚易道以申先

師之有申明十翼也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

之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

何處乎必吾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

明吾安敢處元所當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

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

不見而存者也不勉而中不言而信也子白見而存未若

不可誘可以禮招不可棄而不可慢樂謂道不同輕譽

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在情子曰以勢交者勢頹

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也子謂薛

子

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頽如也頽如不矜持之貌子

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去琴瑟持分反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

意意者知意也傷而和怨而靜傷怨和靜乃在山澤而有

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價也特執

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

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也則存矣而所操音熙子濠捨琴謂

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腹

而逝門人追之子白無追也播鼓武入于河鼓蓋襄入

于海國有之也掌鼓掌擊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魯哀公遂

志甘其事作汾亭獵焉又中子推此操子之夏城絳州有薛收姚

義後遇牧者者問陰去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

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夫有魚有魚則借于淵

而子聞之曰薛收曰猶善可矣斥也不有言乎誰明道

乎既云知道則不可獨善其身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不禱

疾無妄之疾不卜非義何卜子白君子不受虛譽不祈

妄福不避死義三者常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志其過

溫大雅能之深而弘處貧賤而不懼魏徵能之直而

聞過而有喜色程光能之好亂吐羞富貴實威能之相

慎密不出董常能之知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

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謂隋文帝時年子曰通於道有

子之道何其早成也二十一是厚成



志為又為取乎卓成耶言志孝於道非務早成叔達出遇程元寶

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齊慕道久矣未

嘗不充欲為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

求而不給者也皆充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啟之非

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孝蓋天啟生知尔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

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

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句不仁不孝甚矣人

之無厭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或問嚴光樹大英名隱字

子陵少与漢光武同季除為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於穎上樊

英字季齊明經書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滎山此並不求名

而隱抄曰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言者言之問東方朔朔字

漢武帝時為郎諫郎呼為任人醉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子曰人隱者也詭迹混俗不自求別

於眾人故曰人隱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占

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古曰有聖帝太伯虞仲知立季歷

以及鳥於是如荆吳以淡季歷二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

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和就見之仲長子光天隱者也

無往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

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彰亂則晦染則行憂則子曰道世無悶其避世之謂

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可不可齊致則文中子曰小雅盡

廢而春秋作矣四夷之文後故春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

帝結續詩有六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元經所以續而作者

其衰世之意乎救世衰故續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叔達

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陳守令勸吏

息役慮其師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

行也漢書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賈瓊事楚公困

讒而歸以告子楚公注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

緘口而內修也古人在門却掃者義瓊未達古人之意

焉將謂真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

為運奇一時之用文中子以為知言言得大文中子曰

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

之矣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居為子曰知之者不

如行之者若不能行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不勞

矣自行此亦廣上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

矣友呼而矣子之叔第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

立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然無功子自季常

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

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

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中說卷第六了八終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註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

帝元年也巳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楚公作難賈瓊去之楚

注見上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常卦象云也温彦

博問知子曰無知彦傳本以多知為問問識子曰無識

不言如愚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實其然乎棠棟

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

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

雅有一國之作焉謂國有神明之作焉謂吳季札曰小

雅其周之衰乎邇其樂而不淫乎左傳哀二十九年吳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註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

帝元年也巳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楚公作難賈瓊去之楚

注見上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常卦象云也温彦

博問知子曰無知彦傳本以多知為問問識子曰無識

不言如愚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實其然乎棠棟

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

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

雅有一國之作焉謂國有神明之作焉謂吳季札曰小

雅其周之衰乎邇其樂而不淫乎左傳哀二十九年吳季

禮聘魯觀周樂聽小雅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思而不貳然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  
召南曰勳而不怨聽曰樂而不淫

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也小雅曰雅烏至善者義皆言先王之德也

故天保已上治內承祿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  
謂雖不及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

子所聽云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西厲之世國異  
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一亦由先王盛

德使然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周南

怨蓋古文韻也當謂幽詩爾寧周南關雅樂而不  
淫幽實无樂文中子辨季礼必知樂此文之設耳子曰太和之

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賈逵曰信美美子曰未光也有心於

未成化是未光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不占卦天地

以儉德遊難不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不矣故元經作重常習書讀告於子曰吳蜀

遂忘乎續書有魏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  
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大皇帝蜀主劉備

述史篇一

明吳相周翽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晉天之  
下莫匪漢民翽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

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

異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維洛皆中原之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

景慕焉春秋以中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正並謂

也聖賢除之耶除吳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之志董

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

之至齊祭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

其適歸箋云今政亂憂病必有之婦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元魏且

居先王之國都愛先王之道修明堂予先王之民矣予

中子自謂言予自晉陽復公謂之何哉向為重常曰敢問

已陳事魏故曰先王之民謂之何哉不帝重常曰敢問  
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

元二十一年也然元

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

晉主中

武帝各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

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

揚之水篇云也

吉動氏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

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

維實去尚

曰敢問卒帝之何也

魏至孝文

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

是乎用義矣

天時人事盛大而

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

魏達矣

穆公虬宋順帝升明二年奔魏主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孝文時也虬為晉陽太守肅為平

南將軍比景山國政亂累薦肅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

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

以先天

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

帝正月晉安

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

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

之後江東貴焉

貴與也無人也

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顧王尊為之輔

述史篇一

謝安為之左江東復振安卒後相玄

齊梁陳於是乎不與

其為國也

宋嘗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元

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

齊梁陳云君

故書曰晉宋齊梁

陳亡具五以歸其國

舊晉

且言其國亡也

春秋書梁亡

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淫

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

是乎

南朝喪

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

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

宋嘗有樹晉之功

有復中國之志

宋祖劉裕平相玄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

真守長安此

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

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

齊梁陳

樂固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

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

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儀

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

之志也通不敢發銅川子之父也君與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

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

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郵枚杜希云匪

孔喪期逝不至而多為恤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

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後多日為病也文中子喻已懷先王之道亦

備此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國皆亡也文中子曰

漢魏禮樂其未不足稱也末謂末然書不可廢尚存近

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卿公問諸儒經義博

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

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誌君之善也詔君以告于下也冊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薛收問仁子曰

述史篇七已三

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善長在孟子四端為惻隱問性子曰五常之

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无不善孔問道子曰五常一

也性善其道一也禮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美乎言夫子

不可教而天子不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

也責賈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為之教吾友或力不

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及焉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

篇各事子曰勇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

也晞文中子之勇也鳳翔千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言

書之事非為穆公而已蓋明南齊篡國裴晞曰人壽幾何吾

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祖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

天乎仲尼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

之視昔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温大雅問如之何

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君之深識禮樂之情若

也公是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

足若孟軻以發也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斷焉自保不

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无伯夷叔齊之何足及政抑可使備

自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子曰宗祖發而氏姓

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

亂不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

晉文中子離席而拜曰取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

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異之子振頰綱詠古詩也

述史篇七已四

朝文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門人從者鏘焉被于路

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离詩

者謂我心憂不知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九壯初

下用剛也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勞心小人勞

力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卦大象詞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說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

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繫云正大人吉象曰正大人

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

先王之遺掃地而求春秋王次春正次王

更新是人專極矣是於是乎天人備矣是



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辭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秋云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与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与民同患凡可与守成者難与慮始苟成王初疑周公旦也可与慮始不可与守成若范蠡終避勾踐是也有始有卒雍全也哉音洛二帝三王可與憂矣舜又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子曰非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革用黃牛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闕氏易傳曰乾坤屯齊四卦之時之門變之開闔也六十卦為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爻也者做天下之動也爻效趨時有

述史篇七已五

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二時之動適收曰

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闕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

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始也始息

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居而安動

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董常之喪子赴洛常

在道於沔池河南有沔池縣唐置穀州沔亦充反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

荆棘間讀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讀而

竟未獲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懼

甬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餐

千安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絕

接之是執一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

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文中子曰賈誼

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林堪

漢祚不及三代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

彰者也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

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董常曰噫三

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子曰十二策若行于

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

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無為其有不言之教

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文中子曰天

下有道聖人藏焉開眼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得已董常

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

有老子曰常退曰靜是也无跡謂无形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

貳謂異端也異端垂乎大義我則闕之如也父因史法之貳依

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亂率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

貳尊元經以濟之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太山魯國

之也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說太山黃董常曰將冲而用

之乎冲虛也老子曰道冲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達而易不云

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无為也道冲而用則杜淹

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注見問賈誼之道何如子

曰群疑亡矣易發卦曰貴兩則吉群疑亡也道上書曰文帝曰漢

之事君臣相和如鴻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

知日人也

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而朝廷等足皆進南

餘事王對以道將得

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

仁謂樂善也

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

問東海王強子曰義

人也

光武太子名強母郭后有罪發而強不自安乞歸藩帝

之也故

保終榮寵不亦宜矣

言四王皆善終

子曰婦人預

事而漢道危乎

呂后崇信產祿之擅權

大臣均權而魏命

亂矣

司馬宣王與曹爽爭

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

惠帝

子適未加師訓

此非天也

人謀不臧咎矣夫夫天謂晉自數也

漢魏晉自數不及三代若典祀

中說卷第七卷七終

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註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矣

魏相字弱翁

良為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識矣

子曰孰謂齊文宣曹而善

楊遵彥也

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示自矜而曹

注見上曹

謂孝文明吾不信也

後魏孝文帝元氏各家都

王虬不能用爾朱榮

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

榮字天室有戰

害虛后及少王而奉帝

謂陳思王善讓也能行其迹可

謂遠刑名矣

醉酒馳馬是汗迹也

人謂不密吾不信也

皆謂相以才自顯不知

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

有是夫

古知通者視聽不用

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

知日人也

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而朝廷等足皆進南

餘事王對以道將得

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

仁謂樂善也

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

問東海王強子曰義

人也

光武太子名強母郭后有罪發而強不自安乞歸藩帝

之也故

保終榮寵不亦宜矣

言四王皆善終

子曰婦人預

事而漢道危乎

呂后崇后產祿之擅權

大臣均權而魏命

亂矣

司馬宣王與曹爽爭

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

惠帝

子適未加師訓

此非天也

人謀不臧咎矣夫夫天謂晉自數也

漢魏晉自數不及三代若典祀

中說卷第七卷七終

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註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矣

魏相字弱翁

良為漢宣帝相諫伐西域

子白孰謂齊文宣曹而善

楊遵彥也

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曹

注見上曹

謂孝文明吾不信也

後魏孝文帝元氏各家都

王虬不能用爾朱榮

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

榮字天室有戰

害虛后及少王而奉

謂陳思王善讓也能行其迹可

謂遠刑名矣

謂遠刑名矣

醉酒馳馬是汗迹也

人謂不密吾不信也

皆謂相以才自顯不知

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

有是夫

古知通者視聽不用

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

礙直而不抵抵許曲而不佞者矣廣推其類常曰濁而

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問一子曰出而

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悅其

道故終子曰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山登降

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天子遂得潛乎潛隱子曰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

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

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云彼王不我如不得言禮命多也

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義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國

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義云車度險曾不為子曰

然遂歌正月終焉感其長言之既而曰不可為矣言隋

魏州詩

不可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事禮以制

行行以制之樂以和德德不可否必春秋元經以舉往

仲尼受周公之典禮中法易以知來生生不窮先王之蘊

盡矣蘊與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徒生矣列反

亦作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

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

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

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

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

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賈瓊曰中山吳欽

天下之孝者也吳欽史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

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秋後也佳酒子也子然子曰吉

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蓋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也

自安高而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无思言无事裴嘉

有婚會未見薛方士預焉未見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

而出土婚禮三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礼矣然猶在君子

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礼樂謂晴生礼樂之前也後進於礼樂

益也故礼則然矣而謂文修於礼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為語之而後非之元

用之何不發先進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

是乎見義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

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及經台道為權言順時有適權義舉

而皇極立矣取衷義董常曰天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

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文中子曰春秋一国之書也周室

魏相笥局其以天下有國而王至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主政

以礼法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元經天

下之書也罷侯置守于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元

國謂南此分名无一定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

歸此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為春秋天命有

一也珠其志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文上

云推義至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為義大子曰斯謂皇之不

極故必執大弃小是謂大中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

魏郡白溝場帝開水濟子居家不暫捨周禮問人問子子

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月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

定礼祭時極通也宗周之介一敢忘其禮乎孔子尚極

子敢嘗捨哉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禮與天命齊其長久故曰敵也春

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抗卒也春秋卒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

禮盡在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

禮以得中國者為正張玄素史傳問禮子曰直爾心儼

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上四事

道在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

况躬親哉切謂非已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况玄素有

也又假而不歸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

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子學

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類

愚知時之不可為也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

云善戰者陣時可無為也

善董常聞辯知時也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

者佞之媒也為謗妄言所動靜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

難思解去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曰謂董

常曰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

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子謂北山黃公

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

卦黃公侯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

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

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修己以及及玄齡

曰如主何再問正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

者蕭何知其主不可以正也而私營物噫非子所及姑守爾

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江都有變都宮宇文

化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矣道謂先王典禮如有王者出

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多斯已矣能卒收曰何

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

和以禮祭自江都有變是歲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

太宗正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正觀十二年房齡且奏太平又

和之終正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未大成尔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偷薄

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弃占礼是掌教者且貴賤有等妻

賤各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子謂見隋祖

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與則言辯房玄齡請習十二策

謂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滴教隋代虞世基世南兄

時象華朝政唯諾取容而已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

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海仕於

懷惻畏此罪舍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

可謂真真矣揚子曰鳴飛真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

若策問之則對不尔則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

自述其首待時而行所抑退危以

著書為業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成所不動故無悔海生

不廣求故得也得足不雜學故明也明道文中子曰凝滯者

智之蠶也忿憾者仁之蠶也織悖者義之蠶也物物曾及曾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

至哉天命未改於晉作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

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



謂實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  
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  
言文序實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  
有次序實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  
此亦謂子述婚禮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  
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謂俗輕古禮阿時姑存之可也續  
存之待子焚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盡而不鷹可以子  
時而行存之待子焚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盡而不鷹可以子  
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宰資才今則  
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如是寡怨不  
不肖者不肖者猶懼不免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詩小  
注云襄亂之世賢人子讀說苑列向曰可以輔教矣其  
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子讀說苑列向曰可以輔教矣其  
禮亦可左子之韓城韓城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  
右教化子之韓城韓城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  
魏魏改為龍

魏相篇八卷五

門隋屬絳州今河中有縣賈瓊程元後從行關吏仇璋字伯止之曰  
先濟者為誰山二子吾視其顙頰如也重而不亢顙重  
亢日印目燦如也澈而不澈清也口敦如也闕而不  
張敦厚也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  
也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戾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  
懼言狀貌皆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  
藏為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程元曰子知人  
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  
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  
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北董  
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

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謂子明霍段

我近也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

幾易多動不可與久處心易吾願見偽靜詐儉者偽時

靜儉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壁之迎

吾不入其門矣勸善而節虛礼子聞之曰強哉矯也變也

強故曰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

璋曰無諾責不責人無財怨不以財無專利必先無苟

說所說必以無伐善不自無棄人亦取無畜憾不念薛收

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

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

是以似之裳裳者華篇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

小人先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

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強謂

之強其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老聃曰吾

言真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仇璋問君子有爭乎

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有爭薛

叔問聖人與天之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

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

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收退而歎

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子謂收曰我未

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如不得斯無性者

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能化物則能復性

天理滅矣故曰无世此言味人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人不在隱釣於七里湍爾朱榮控勒天下注見上文故君子不貴得位稱榮得位嚴光不貴之也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言君子如水之性无不下地剝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靜將安之乎將何之是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芮城府君讀論苑芮城見論苑注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子以進物不亦可乎論苑注物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慙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會謂理與命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小人但知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无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果艱能及答云善

抱篇八卷七

亦然實勉之尔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疑也獨安之乎子消然

作色曰神之聽之介尔景福詩小明篇靖恭尔立好是正直注景大也好与也介助也

而得福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也七小反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

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祈寒夏發君子未為人之醜惡而

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

全王直必平康今汝胥胥為三德无據而心未樹也平康王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次濟剛克皆謂正必平身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濟必剛克率歸之中適也今疑雖正而無據於德

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此範之謂教之也言疑

叔恬拜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矣

學言謙易剝卦待平康之德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

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

何為不与甘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  
然嘉其狂念子謂仇璋薛叔曰非知之艱行之非璋尽達  
念之必須克行之

中說卷第八

中說卷第八

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囚人而稱

天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無遠近高深

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如響故歸之於

天聖人无不應无不當由与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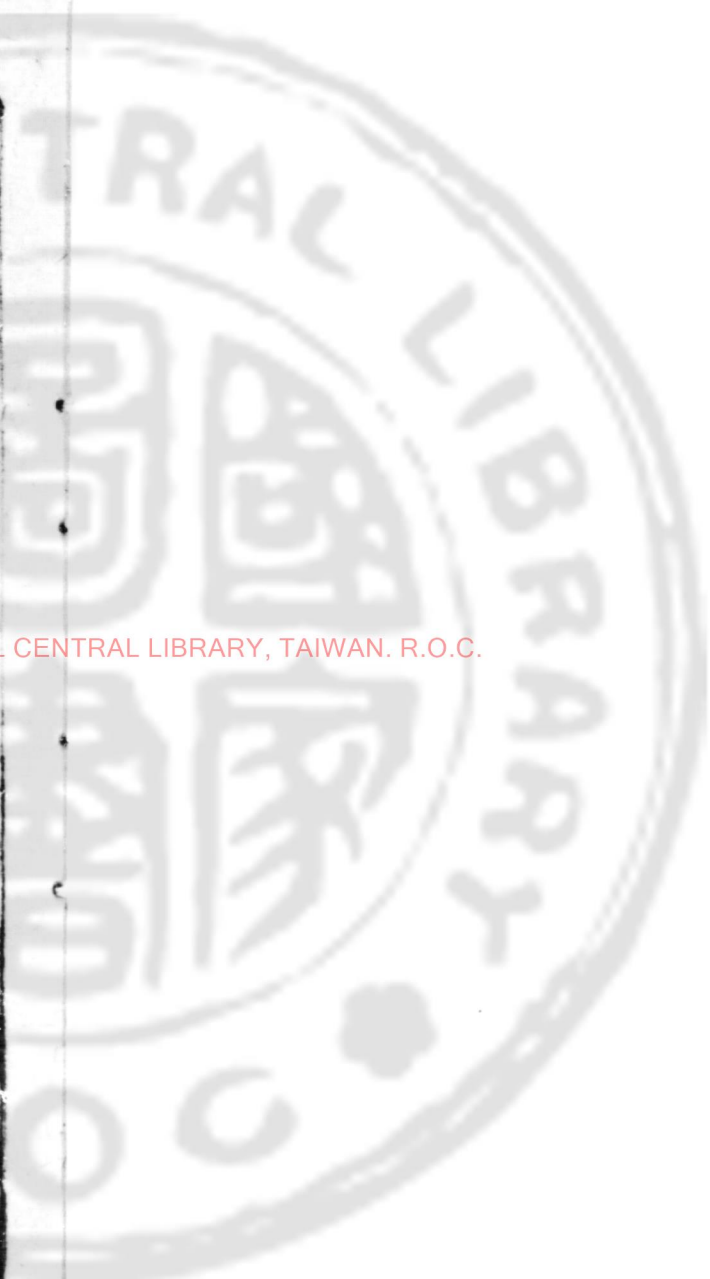
以明命因性而稱也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

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曰大禹謨

云也惠順由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注載張難難也

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被賢交非傲即福亦就求之也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

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哉惟人所召召亦取也賈瓊進



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子富貴則言天乎

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則出人也自云命合生也巳死矣則出人也自云命合死也

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未莫也言我首莫知所如故世不可自

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之伐武王仲尼求為東周皆程元曰敬

佩玉音服之無斃數服也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又已不如

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已之道安人之國不以不以霍光

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之命命係後王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其位非其臣矣

不違是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憊而行之上文謂常也時

義爾無苟羨為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亦无羨回但憊而行

及矣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

及精思不及脣也思即道也焉能無咎於度反焉能

不違三月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齒年瓊曰始冠

矣年二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道瓊曰夫子十五為人

師焉夫子謂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傲謂未嘗服

反亦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年齒瓊聞之德不在

道不在位語曰當與貴是人之所欲門人

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禮終而

左傳曰年均釋賢

是則賢德為上

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

過庭子

曰季詩乎季子乎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春秋斷物志定

而後及也志在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書以制法

從事而後及也制以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明性至

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

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

之言孔子不教難者符其具而後教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

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

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

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量其志定則

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交則斷德全則導之

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

乎可以立制事先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

性性與天道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驟而語

樂則喧德敗度德未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謂驟而語

易則玩神不知性則以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

宗即統言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先成諸已然後備諸

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

斷物而行制宗窮理是也曾其深乎曾其深乎曾信也信乎孔子子聞

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

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大緩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

之者有革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為乘之

窮達時也闕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有行

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由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

異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出偶謂

庸人偶貴善人偶禍皆偶然者也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注未備環數有

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或問續經辭收

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誑對對之

當愚者非耶吾獨柰之何道者不知因賦黍離之卒章

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交三豐劉峻亦知言

哉孝標論曰推茲五交是生三豐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可謂忠乎子曰讓矣非忠也蓋讓美於君而已杜如晦問

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以勸百罰以懲衆夫為

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如晦出謂竇威曰謹人容其許

雖太許必容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

政矣絕一按媚示罰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

續書帝制公命推漢有之不及魏夫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号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且

而止矣不及惠帝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太熙惠帝年号褒貶不及仁壽及仁壽仁壽四年場帝獄

立叔恬曰何謂也子恻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

言耶大業場帝年号事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

仁生於歉歲歉則仁者則義生於豐豐盈則義故富而教

之斯易也以曲且思教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

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是以至治之代

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

皇時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者之服必章明日五章人

皇時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者之服必章明日五章人

皇時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者之服必章明日五章人



知飲食不知羞穢人知群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

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標方小反何哉美乎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

曰淳離朴散其可歸乎也歸復也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

如反掌爾言亦下尔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

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

陂險也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

亂相易澆淳有由由上之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

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

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禮不能復古何為焉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

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緩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

淳朴不可歸哉當為决淳離朴散之疑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

知命篇

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路力三曰歧性惑物而動曰歧亦

路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惑董常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

董常近之近庶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以心門人

以不知董常故答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或幾蓋隱者也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默似隱或問陶元亮晉字子曰

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詞五柳先生傳則

樂於閉關矣潛種五柳以自號閉關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

若舜不怨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天之道也

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為物游

鬼為變是故知鬼

神之精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  
 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為神 吾得之理  
 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  
 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不子曰大哉周  
 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天理故悉本  
 於天悉一盡也盡我於天聖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  
 以祀禮接焉此宗祀近則求諸已也已謂已者非他也  
 盡性者也反已卒歸之人如父與子性推鬼於人蓋引  
 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帝古者觀盥而不薦思  
 過半矣盥繫貴敬也薛收曰敢問地祇既聞天神人鬼子  
 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  
 民旁休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故以祭禮接焉

此既葬則祭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  
 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  
 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子  
 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  
 地者統元形焉非山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  
 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乾坤之蘊汝思之  
 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利乾坤之中故因子曰射以觀德  
 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  
 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時子曰  
 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子曰七十子之服人  
 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

小人以力難矣夫並議當世尚力不短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北之矣續詩有政化元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嗟師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道不知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相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居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謂不尚于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孔子其適時一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珍篇刺世齊較不修也注嗣續也音謂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凡營之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九卷終

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阮逸註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並注魏之不振有由哉賢人不振由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問古詩乃問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詩不亡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我詩請史姚義困於宴宴房玄齡曰傷哉宴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古用子為况為已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母請葉孔子曰君子周給不作富蓋非舟子奔義也

小人以力難矣夫並議當世尚力不短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北之矣續詩有政化元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嗟師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道不知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相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居家推災異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謂不尚于祿奔道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孔子其適時一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珍篇刺世齊較不修也注嗣續也音謂忽諷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凡營營之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九卷終

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阮逸註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並注見上魏之不振有由哉賢人不振由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問古詩乃問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詩不亡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我詩請史姚義困於宴宴房玄齡曰傷哉宴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古用子為况為已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母請葉孔子曰君子周給不作富蓋非舟子奔義也

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難有退

辨義發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辨好學深言若

明於我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母字叔珍子之從

宗室皆相反通何德以之哉叔父之求經

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闕朗之策矣

事在闕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

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生言自故魏徵問議事以制

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

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為衣冠其次犯而不繁代故議事

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之後如有周我必也無訟乎此

臣之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

過成不知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蓋

故及就傷禮樂則述章志梁草正曆數則斷南北此南

作皆天命也感帝制而首太熙書制尚不及黃初况太熙乎然元經

也尊中國而正皇始昔宋卒不振則曆數斷陽北朝以後文

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不得子曰罪莫大於好進

進不禍莫大於多言言不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辱莫大

於不知恥自得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知

治而受職李占古之道也此周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

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隨古語不知

其政也言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為政文帝子

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况君乎君更須子曰人不里居

地不井授終苟道也秦竅并田開下百意在徙豪傑於本雖

舜禹不能理矣如比雖為人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之法

速寧若緩緩寬獄繁寧若簡簡不臣主之際其猜也寧

信並義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難知能子曰委

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此二裴晞聞之

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同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

政噫言王道秦之罪也言王道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

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

之退藏於密有道德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

故聖人得以隱約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

演卦頤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派其迹闕其心可

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

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神尼子曰

道在其中矣道在淹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

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

不復行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憲敬文相如不

得已其兩漢之制乎制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

也已制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采備歷千載而不

用悲夫六經後而後也但曰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

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發編取在焉知後之

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是蕙是麥則有豐年逸詩言如豐

雖有飢饉必有豐年  
無負開皇九載人始一

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朝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

也開皇改也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南北朝為必紹周漢

也仁壽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南北朝為必紹周漢

以上龍象火隋當為七德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

祖傳之而不能傳其文而已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

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大其始攝

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一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正始者魏

永為龍門令永未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

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求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

以為人上也成門人實威賈瓊姚義受禮温彦博社

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

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

經之義中說疑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

故著之此太原府在王統自太原府君曰海府君者疑文中

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商不

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續經太原府君曰疑

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

文中子曰賢者疑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

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為正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

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天下你其黨正出為胡蘇令持杜淹為

御史大夫王疑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

疑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

疑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

疑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

反扶太宗以君集有太功未之信而長孫无忌与君集善乃与  
社澹不協而王凝表出胡蕪令胡蘇漢東竟縣有胡蘇亭南置  
縣各人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於御家以四教勤儉恭  
怨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  
九年耕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比目垣至什物必  
堅朴曰無為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為亂也事寡  
嫂以恭順著文中子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  
祿未嘗衣食力罰自耕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  
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  
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  
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自譽皆毀  
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

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  
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  
之天下無道聖人迷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  
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濟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  
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  
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  
呼以俟來哲此並意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為長除無忌所祈旁魏等不能恨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表生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古先聖王  
俯仰一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  
立矣故次之以事君事筆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



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  
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  
彌文者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與文立制變理為大  
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變則理性達  
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  
者非易安能至乎閔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閔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主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繫身不仕十  
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  
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  
九代祖寓遭殷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

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畧升  
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  
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  
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  
故卒為其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  
之賦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  
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  
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  
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  
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  
之父也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

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者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為昌樂令遷倚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主之卦也何為而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

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暮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

於河東閔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  
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  
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  
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替今驗古恢恢  
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  
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  
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  
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乎將興  
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遂吁嗟道之不行兮垂  
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  
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

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  
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也始家于河汾故有  
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士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  
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  
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  
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  
常大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  
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  
雅頴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  
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  
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

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求厥終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

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正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

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察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正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廢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群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為當卿等悉心以

對不患不行是時群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為房杜所自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且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類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棄餘義可文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躋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

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  
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書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  
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  
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  
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朕  
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  
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  
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任功臣獲全肅宗重  
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  
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  
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妨失朕

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柱等並慙慙拜  
而出房謂徵曰公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  
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  
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  
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  
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正觀  
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荅陳尚書書

王

福時 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  
于東臯自號東臯子正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  
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

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奉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並死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禮季父深言禮勲懇季父答書其畧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未墜其天乎其天平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旌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今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言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

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為多一言見窮乎抑天寔未改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禪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皐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失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為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既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錄閔子明事

閔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淳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

書署郎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  
足下竒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  
彛郭祚嘗言之朕以下筭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  
道微言深殆非彛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郎寄  
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  
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  
占筭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  
假占筭以謁陛下臣王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  
且與卿就成筮論旣而頰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  
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  
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

粲之死則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  
元年魏太和二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  
安四載微臣所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旣北遊河東人莫  
之知惟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秘  
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  
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  
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閔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  
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  
體穆公與劬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  
洛踰年而薨劬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  
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元授琴切切然



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  
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奈何則行之憂則違之  
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  
願先生以筮一為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筮幽微多則有  
惑請命者卦以百年為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著布卦遇  
夬之華三乾上三離下捨著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  
再傳爾從今申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  
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  
以道臣主俱廢也府君曰其人安出劾曰參代之墟有  
異氣焉若出其在井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  
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劾曰

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  
請刻其歲劾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  
何國先亡劾曰不載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  
曰其後如何劾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  
六合府君曰其東商乎劾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  
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  
也剽劫如西北之俗其與也勃又况東南中國之舊主  
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  
歲可刻乎劾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  
繼反遇能終其運所辛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  
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

若何助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冗而晚節未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又奚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助曰何謂亡也天明王又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曲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助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助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更十八年

甲子其變王者合平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脩矣府君曰其人安出助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助曰自甲申至甲子止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助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兵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助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砭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幸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

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  
堯舜繼禪禪時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  
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  
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  
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  
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  
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  
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鄒卜世二十卜年八百豈  
亦二端乎即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  
極脩策迥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

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  
不從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眷策有時而弊故考  
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由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  
或有已盛而重衰或有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  
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  
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  
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策亦  
難不出聖謀乎即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筮告未來之  
事遽大詩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即曰人  
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

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寧寧難覆乘奔馭朽童  
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奏法既  
立宗祧他嗣反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  
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助曰文質遞用勢  
運相乘積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筮而研其慮  
千載可知未之思欤夫何遠之有府君躒姑備然驚起  
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助烏其後  
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  
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  
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  
明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

安康獻公老干家謂銅川府君曰閔生殆聖矣其言未  
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獲巨石而有  
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一載爾獻公筮之曰  
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  
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申子文中  
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  
子白不可以有為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  
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  
呼此閔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王福時撰

太原府君諱疑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觀初君子道

耳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猶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子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社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天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六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疑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膏蠹殘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為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序推元經讚易具有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為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正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

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  
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謀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  
六經中說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  
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乎年序寔遠朝廷事異同志淪  
殂帝閭攸貌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  
孫以爲素業云爾時正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說卷第十

